

RILLA OF INGLESIDE

壁炉山庄的里拉

[加] 露西·莫德·蒙格玛丽 / 著
刘洹洹 / 译



四川文艺出版社

AUTHENTIC
红发安妮系列 ●
Goods

壁炉山庄的里拉

[加]露西·莫德·蒙格玛丽 / 著
刘涓涓 / 译



四川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壁炉山庄的里拉 / (加)露西·莫德·蒙格玛丽著 ;
刘涇涇译. —成都: 四川文艺出版社, 2016. 6

(红发安妮系列)

ISBN 978-7-5411-4321-2

I. ①壁… II. ①露… ②刘… III. ①儿童文学—
长篇小说—加拿大—现代 IV. ①I711.8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115035号

BILUSHANZHUANGDELILA

壁炉山庄的里拉

[加] 露西·莫德·蒙格玛丽 著
刘涇涇 译

责任编辑 朱 兰 蔡 曦
封面绘图 江显英
封面设计 叶 茂
内文设计 史小燕
责任校对 王 冉
责任印制 周 奇

出版发行 四川文艺出版社 (成都市槐树街2号)
网 址 www.scwys.com
电 话 028-86259285 (发行部) 028-86259303 (编辑部)
传 真 028-86259306

邮购地址 成都市槐树街2号四川文艺出版社邮购部 610031
排 版 四川胜翔数码印务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成都东江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203mm × 140mm 1/32
印 张 11.5 字 数 270 千
版 次 2017 年 1 月第二版 印 次 2017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11-4321-2
定 价 32.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028-86259301

推荐序

寻访露西·莫德·蒙格玛丽

◎ 李文俊

1989年的6月，我寻访了一位女作家。这次走得还真够远的，一直去到大西洋西北角圣劳伦斯湾的一个海岛上。这一次我寻访的是加拿大儿童文学作家，《绿山墙的安妮》(*Anne of Green Gables*)一书的作者露西·莫德·蒙格玛丽(Lucy Maud Montgomery)。

我最早知道这位作家的名字，还是得自1986年我国某份报纸上的一篇报道。那篇《渥太华来讯》里说：“加拿大青年导演凯文·沙利文将加拿大著名女作家露西·莫德·蒙格玛丽的名著《绿山墙的安妮》改编为电视连续剧，该剧在加拿大广播公司电视台播放，收看人数达550万，超过了其他电视片。”报道里还提到：小说《绿山墙的安妮》发表于1908年，写的是一个孤女的故事。马克·吐温读了这部小说后曾说：“安妮是继不朽的艾丽丝之后最令人感动与喜爱的儿童形象。”

1988年的夏天，我出乎意料地看到了《绿山墙的安妮》一书的中译本，马爱农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

我也曾注意过一些书评报刊，却从未见到有文章提到《绿山墙的安妮》的中译本，哪怕是一句。小安妮在中国的遭遇太可怜了。要知道这本书不但在英语国家是一本历久不衰的畅销书，

而且被译成数十种文字，拍摄成无声、有声电影，搬上舞台，又改编成音乐喜剧。我一直为安妮在中国的命运感到不平，正因如此，在一次加方资助的学术考察活动中，我报了去蒙格玛丽故乡参观并写介绍文章的计划。

我动身之前仔细阅读了莫莉·吉伦(Mollie Gillen)所著的蒙格玛丽的传记《事物的轮子》(*The Wheel of Things*, 1976)一书。下面的叙述基本上都取材于这部著作。

蒙格玛丽出生于1874年11月30日。她出生的地点是加拿大最小的省份爱德华王子岛北部一个叫克利夫顿的小村子。她的父亲是个商人，经常在加拿大中部经商，母亲在小莫德出生21个月后就去世了。莫德只得与外祖父母一起生活，她来到卡文迪许，这也是一个小村庄，离她出生地只有几英里。莫德对大自然的热爱贯穿了她的一生，也在她的作品中得到强烈的表现，这是与她在海岛上度过的童年生活分不开的。这个小女孩在森林、牧场与沙滩间奔跑。美丽的景色也培养了她对美好事物的追求。

母亲早逝，父亲经商在外，她没有兄弟姐妹，无疑有些孤独，她有时会对着碗柜玻璃门上自己的影子诉说心事。小莫德9岁时开始写诗，用的是外公警务所里废弃的汇单。莫德15岁时写的一篇《马可·波罗号沉没记》在一次全加作文竞赛中得到三等奖。这是她根据亲眼所见的一次发生在海岛北岸的沉船事故写成的。1890年8月，莫德由外公带着来到父亲经商的艾伯特王子城。继母要她帮着带孩子。她不能上学，自然觉得很痛苦。但是她能通过写作把痛苦化解掉。她写了一首四行一节共三十九节的长诗，投稿后居然被一家报纸头版一整版登出来。当时她还不到16岁。她继续投稿，报纸上当时已称呼她为“lady writer”(女作家)

了。不久，她的短篇小说又在蒙特利尔得奖。1891年，父亲把她带回到故乡，此后，在父亲1900年去世前的几年里，父女很少见面。莫德幼年丧母，又得不到父亲的抚爱，她作品中经常出现孤儿形象与孤儿意识，便不是一件偶然的事了。

莫德回到爱德华王子岛后进了首府夏洛特敦的威尔士王子学院，1894年毕业，得到二级师范证书。在岛上教了一年书后，她又进了哈利法克斯的达尔胡西大学学文学。在大学念书时，她仍不断投稿。

1895年7月，莫德得到一级师范证书，她教了两年书。1898年3月，外祖父去世，莫德为了不使外祖母孤独地生活，回到故乡。从这时起除了当中不到一年在哈利法克斯一家报馆里当编辑兼记者兼校对兼杂差，直到1911年外婆去世，她都过着普通农妇的生活。但是不管在什么情况下，莫德都没有停止写作。她仍然不断向加、美各刊物投稿。有时，发表一首诗只拿到两元钱。

说起《绿山墙的安妮》之所以能写成，还得归功于莫德的记事本，她平时看到什么想到什么，就喜欢往本子上涂上几行。有一天她翻记事本，看到两行不知何时写下的字：“一对年老的夫妻向孤儿院申请领养一个男孩。由于误会给他们送来了一个女孩。”这两行字启发了她，使她开始写小孤女来到一个不想要她的陌生家庭的故事。莫德把“一对夫妻”改成“两个上了年纪的单身的兄妹”，因为单身者脾气总是有点孤僻，这样，与想象力丰富、快言快语的红头发、一脸雀斑的小姑娘之间的冲突就越发尖锐了。小说的第一、二、三章的标题都是“×××的惊讶”，使读者莫不为小孤女的遭遇捏了一把汗。小安妮也确实因为性格直率、不肯让步与粗心大意吃了不少苦。但是最终的结局还是令

人宽慰的。儿童文学作品总不能没有一个“快乐的结局”嘛。

《绿山墙的安妮》在1908年出版，很快就成为一本畅销书，到9月中旬已经4版，月底6版。到1909年5月英国版也印行了15版。1914年，佩奇公司出了一种“普及版”，一次就印了15万册。以后的印数就难以统计了^①。

在这样的形势下，读者都想知道“小安妮后来怎么样了”，出版社看准了“安妮系列”是一棵摇钱树，蒙格玛丽自然是欲罢不能了。其结果是她一共写了8部以安妮与其子女为主人公的小说。它们按安妮一家生活的年代次序(而不是按出版次序)为：《绿山墙的安妮》(1908年出版，写安妮的童年)、《安维利镇的安妮》(1909，写安妮当小学教师)、《小岛上的安妮》(1915，写安妮在学院里的进修生活)、《白杨山庄的安妮》(1936，写安妮当校长时与男友书信往来)、《梦中小屋的安妮》(1918，写她的婚姻与生第一个孩子)、《壁炉山庄的安妮》(1939，写她又生了五个孩子)、《彩虹幽谷》(1919，孩子们长大的情景)、《壁炉山庄的里拉》(1921，写安妮的女儿，当时在打第一次世界大战)。这样的创作方式自然会使真正的艺术家感到难以忍受。出了第一部“安妮”之后莫德就在给友人的信里说：“这样下去，他们要让我写她怎样念完大学了。这个主意使我倒胃口。我感到自己很像东方故事里的那个魔术师，他把那个‘精怪’从瓶子里释放出来之后反倒成了它的奴隶。要是我今后的岁月真的被捆绑在安妮的车轮上，那我会因为‘创造’出她而痛悔不已的。”

尽管莫德自己这样说，她的“安妮系列”后几部都还是有

① 笔者本人就见过中国出版的一种“海盗”影印本，上面没有任何说明。从版式、纸张、封面推测，大约是20世纪40年代上海印制的。

可取之处，其中以《小岛上的安妮》更为出色。作者笔下对大自然景色的诗意描写，对乡村淳朴生活的刻画，对少女的纯洁心态的摹写，还有那幽默的文笔，似乎能超越时空博得大半个世纪以来各个阶层各种年龄读者的欢心。这样的一个女作家不是什么高不可攀的哲人与思想家，而像是读者们自己的姑姑、姐妹或是侄女甥女。给莫德写信的除了世界各地的小姑娘之外，还有小男孩与白发苍苍的老人，有海员，也有传教士。两位英国首相斯·鲍德温与拉·麦克唐纳都承认自己是“安妮迷”。一位加拿大评论家在探讨“安妮”受到欢迎的原因时说，这是因为英语国家的人民喜欢小姑娘。不说英语的民族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人们在生活与艺术中对天真幼稚避之唯恐不及。但是率直的天真，不扭扭捏捏的天真，却又是一种难以企及的美的境界了。凡人都有天真的阶段，当他们处在这个阶段的时候莫不希望早日脱离，避之唯恐不及；但是一旦走出天真，离天真日益遥远，反倒越来越留恋天真，渴求天真，仰慕天真了。也许正是基于这种心理，连城府极深的政坛老手也希望能有几分钟让自己的灵魂放松放松？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71岁的马克·吐温给34岁的莫德写去了那样的一封信“读者来信”？

美学家们对这样的现象可能早已有极为透彻的论述，还是让我回到莫德生平上来吧。她的外祖母于1911年逝世，莫德不愿一个人住在空荡荡的大房子里，搬到几英里外另一个村子去与亲戚一起住，不久便与埃温·麦克唐纳牧师结婚。他们恋爱已有8年，订婚也已有5年了。婚后除了做妻子和母亲(她生了三个儿子，活下来两个)需要做的一切家务事外，她还要担当起牧师太太的一切“社会工作”。

除了8本“安妮系列”之外，莫德还写了自传性很强的“埃米莉”三部曲。当然，还有其他长篇小说、短篇小说集和诗歌、自传之类的作品。莫德是1942年4月24日去世的。丈夫和两个儿子把她的遗体送回到卡文迪许小小的公墓，她的墓碑与如今已成为“蒙格玛丽博物馆”的“绿山墙房子”遥遥相望。

此后便是我去“绿山墙的房子”朝圣的日子了。

“绿山墙的房子”不算大，呈曲尺形，两层，每层也就有四五个房间。我们听完讲解员的话便拾级而上，到楼上去看“小安妮的卧室”。房间里沿墙放着一张硬板床，旁边是一只茶几。

莫德就葬在西边不远的地方。小说里写到的“情人巷”“闪光的湖”和“闹鬼的林子”也都在附近。每年都有数以千计的游客慕名而来，其中不少是来验证自己读小说时所留下的印象的。

第二天，我冒着蒙蒙细雨，步行了几英里去看爱德华王子岛大学。校园的气氛有点像旧时上海的沪江大学或圣约翰大学。我在楼里楼外漫步了近1小时，几乎没有见到一个人，似乎是苍天有意安排，让我可以独自与莫德的幽灵相处，细细体味一个未踏进社会的女学生的多彩幻想与美丽憧憬。

我在岛上住了3夜之后按原定日程经由哈利法克斯飞往多伦多。我唯一感到遗憾的是未能看到音乐剧《绿山墙的安妮》，它要到7月才开始上演。

目录

溪谷村“简讯”及其他	001
晨露	015
月光下的欢笑	022
魔笛吹响了	036
“出征的召唤”	050
苏珊、里拉和“星期一”的决心	066
战时婴儿和大汤盆	074
里拉下定决心	085
“博士”的不幸遭遇	095
里拉的烦恼	101
黑暗与光明	114
在朗厄马克的日子	126
里拉受了委屈	135
斗志昂扬的溪谷村	146
直到天明	155
现实与浪漫	164
难熬的几个星期	178

战时婚礼	193
“他们过不去”	207
诺曼·道格拉斯在祈祷会上发言	218
“恋爱真可怕”	225
“星期一”的预感	232
“好了，晚安”	240
玛丽及时赶到	247
雪莱走了	259
有人向苏珊求婚	269
等待	281
黑色星期日	301
受伤，失踪	307
峰回路转	312
马蒂尔达·皮特曼太太	318
杰姆有消息了	330
胜利！	340
“海德先生”回“老家”，苏珊度蜜月	344
“里拉-我的-里拉！”	349

溪谷村“简讯”及其他

这天下午，阳光明媚，温暖舒适。在壁炉山庄宽敞的客厅里，苏珊·贝克如释重负般地坐了下来，她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满足。她从清晨六点一直忙到下午四点，现在她觉得自己完全有理由休息、闲聊上一个小时了。那天厨房里一切进展得异常顺利，苏珊暗自庆幸。“杰基尔博士”没有变成“海德先生”^①，所以没有给她带来什么麻烦。从她坐着的地方，她能看到她引以为傲的东西——她自己亲手种植和悉心栽培的牡丹花圃。牡丹花正在争奇斗艳、竞相开放。它们色彩各异，有着深红色、粉色，还有如冬日白雪般纯净的白色，这是圣玛丽溪谷村中其他牡丹花圃永远也做不到的。

苏珊穿着一件黑色的丝质短上衣，足以同马歇尔·艾略特

① 是英国作家罗勃·路易士·斯蒂文森（1850-1894）的名著《化身博士》中的人物，故事主角杰基尔博士是个双重性格的人，表面上他学识渊博、德高望重，内心深处却潜伏着一种寻欢作乐的邪恶。后来他发明了一种化学药剂，每当受到享乐欲望诱惑时，他就会服下这种药物，变成矮小丑陋的海德先生，外出寻欢作乐，干尽坏事；回到家后，再服一剂药水，他则变成了受人尊敬的杰基尔博士。可是，药物渐渐被用完了，杰基尔博士发现自己再也不能变回原来的自己，只能作为罪孽深重的海德先生留在世上，就服毒自杀了。后来“Jekyll and Hyde”一词成为心理学“双重人格”的代称。

太太穿过的任何一件衣服相媲美。她还系了一条浆洗过的白色围裙，围裙边沿上是复杂的足有五英寸宽的钩织蕾丝花边，就更不用说与之相配的精美绣饰了。苏珊对自己的衣着相当满意，于是她心情舒畅地打开《企业日报》，准备阅读“溪谷简讯”这一栏目。科尼莉娅小姐刚才已经读过了，告诉她说“溪谷简讯”占了《企业日报》的近一半版面，里面几乎提到了壁炉山庄的每一个人。《企业日报》醒目的头版头条说的好像是斐迪南大公^①在某地遇刺的事，这个地方有个奇怪的名字叫萨拉热窝，但是苏珊所关心的并不是诸如此类无趣又与她毫不相干的事，她要读的是真正重要的事。哦，看到了——“圣玛丽溪谷村简讯”。苏珊聚精会神地看着，并且非常大声地朗读着每条讯息，从中获得最大限度的满足。

布里兹太太和她的客人科尼莉娅小姐（也就是马歇尔·艾略特太太）正坐在通往门廊敞开的门旁聊天，透过开着的门，一阵芬芳的清凉微风吹了进来，带来了来自花园的淡淡幽香和迷人的欢快谈笑声，这个声音来自那个垂着葡萄藤的角落。里拉、奥利弗小姐和沃尔特正在那里聊天。只要里拉·布里兹在哪儿，哪儿就有笑声。

客厅里还有另一个家庭成员，它蜷缩在一张长沙发上，谁都不会忽略它，因为它不仅个性鲜明，而且还是唯一令苏珊憎恶的生物。

① 弗朗茨·斐迪南大公（Archduke Franz Ferdinand of Austria, 1863-1914），奥匈帝国皇储，弗朗茨·约瑟夫一世皇帝之弟卡尔·路德维希大公之子，皇帝独子皇太子鲁道夫于1889年患精神病自杀后，他成为皇位继承人。1914年与其太太苏菲视察萨拉热窝时，被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普林西普刺杀身亡。“萨拉热窝事件”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线。

所有的猫都是神秘的，但是“杰基尔博士和海德先生”（简称“博士”）却尤甚。它是一只有着双重性格的猫——或者，按苏珊曾发誓诅咒的那样，它是一只魔鬼附身的猫。首先，单看这只猫如何来到这个世上就有一些异乎寻常之处。四年前，里拉·布里兹养过一只深受她宠爱的小猫。这只猫全身雪白，尾尖却带了一点俏皮的黑色。里拉·布里兹给它取名叫杰克·弗罗斯特。苏珊并不喜欢它，虽然她无法，也不愿给出一个合适的理由来。

“别不相信，亲爱的医生太太，”她常做不祥的预言，“那只猫不是什么好东西。”

“可是你为什么这样想呢？”布里兹太太会问。

“我用不着想——我就是知道。”苏珊每次只做这样的回答。

对于壁炉山庄的其他人来说，杰克·弗罗斯特是他们的最爱：它身上的毛被洗得干干净净，梳理得整整齐齐，那身漂亮的白色外套上从来没有出现过一点污渍；它感到满足时发出的咕噜声和偎依在人怀里的姿态都十分讨人喜欢，它也绝对是一只诚实的猫。

不久，壁炉山庄发生了一场家庭悲剧。杰克·弗罗斯特怀上小猫了！

苏珊得意扬扬的样子简直无法用语言来形容。难道她没有经常提醒说那只猫是一个骗子，会设陷阱吗？现在他们应该明白了吧！

里拉留下了其中的一只小猫崽，一只很漂亮的小猫崽。它的毛是深黄色的，带有橙色的条纹，光滑而有光泽，金色的耳朵又大又光滑。她给它取名叫戈尔迪，这个名字似乎很适合这个淘

气的小家伙，而这个小家伙小时候可一点没有暴露出它邪恶的本性来。苏珊一如既往地警告这家人说不要希望那个恶魔般的杰克·弗罗斯特的后代会是什么好东西，但是他们对苏珊不祥的预言置若罔闻。

长久以来，布里兹一家都习惯把杰克·弗罗斯特看成是一只公猫，这个习惯已经根深蒂固无法改变。他们继续使用杰克·弗罗斯特这个男性化的名字，虽然这显得十分滑稽可笑。当里拉随口提到“杰克和她的小猫咪”或者板着面孔对戈尔迪说“到你妈妈杰克那儿去，让它把你的毛舔干净”时，客人们往往会大吃一惊。

“这很不合适，亲爱的医生太太。”可怜的苏珊怨恨道。她自己找到了一个折中的办法，总是把杰克叫作“它”或者是“白色的野兽”。第二年冬天，当“它”被意外毒死时，苏珊一点儿也不心疼。

一年后，戈尔迪这个名字变得越来越不适合这只橙色的小猫咪了。在读史蒂文森的小说时，沃尔特灵机一动，将这个名字改成了“杰基尔博士和海德先生”。当它是“杰基尔博士”时，它是懒洋洋的、温顺的，喜欢蜷缩在坐垫上的小猫。此时的它喜欢被人抚摸，在别人的宠爱中洋洋得意。它特别喜欢仰面躺着，一边让它光滑的、奶油色的喉咙接受轻柔的抚摸，一边在昏昏欲睡中发出“喵喵”的满足的叫声。它的“喵喵”声可是一绝。壁炉山庄的猫还没有哪一只能够如此连续而又心醉神迷地发出满足的“喵喵”声。

“猫唯一让我羡慕的地方就是它会发出‘喵喵’声，”有一次，布里兹先生在听到“博士”那洪亮的叫声后曾这样说，“这是世上最心满意足的声音。”

“博士”很英俊，它的每个动作都很优雅，它的每个姿态都很高贵。当它把它那长长的、暗黑色的带环纹的尾巴盘绕在脚边，在门廊上坐下来长时间凝视天空时，布里兹一家感到它比埃及的狮身人面像更适合作守护神。

但是当那只猫变成“海德先生”时——这样的事总是发生在下雨时或刮风前——它就会变成一只目露凶光的野兽，这样的转变总是突如其来。它会突然从冥想中醒来，猛地跳起来，并发出一声狂野的咆哮，咬伤任何一只试图来管束或抚摸它的人的手臂。它的毛色变暗，眼里发出恶魔般的凶光。此时的它身上有一种让人毛骨悚然的美。如果这样的改变发生在黄昏，它就是一只可怕的怪兽，壁炉山庄所有的人都会感到它身上散发的恐怖气息，连它走路时都是鬼鬼祟祟的。只有里拉还为它辩解，坚持说它是“一只勇敢的好猫”。

“杰基尔博士”喜欢喝新鲜牛奶，而“海德先生”却从不碰牛奶，而是喜欢对着肉咆哮。“杰基尔博士”总是静悄悄地下楼梯，没人会注意到它的到来，而“海德先生”的脚步声却像男人一样沉重。苏珊自己说，有几个晚上，当她独自一人待在屋里时，海德先生的脚步声把她“吓得半死”。它还会坐在厨房的地板中央，用它那双恐怖的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她的眼睛，一看就是一个小时。苏珊的神经可经受不起这样的刺激，但是可怜的苏珊对这个恶魔充满了敬畏，不敢把它赶出去。一次，她大着胆子向它扔了一根棍子，它就立即向她猛扑过来。苏珊吓得跑出了房子，从此再也不敢去招惹“海德先生”了——不过她把它的恶行都怪罪在无辜的“杰基尔博士”的身上，只要它敢越雷池一步，她就会把它从她的地盘上赶走，哪怕它向她讨点心，她也会断然

拒绝。

“几个星期前，菲斯·梅瑞狄斯小姐、杰拉德·梅瑞狄斯和詹姆斯·布里兹从雷德蒙学院回到了家乡，”苏珊读道，她把每个名字都细细地品读着，就好像嘴里含着一块糖一般甜滋滋的，“他们的众多好友热烈欢迎他们归来。詹姆斯·布里兹已经于1913年修读完了文科课程，现在他刚刚完成了他在医学院第一年的学业。”

“菲斯·梅瑞狄斯是我所见到过的最漂亮的姑娘。”科尼莉娅小姐一边钩着方网眼花边一边说道，“罗斯玛丽·威斯特来到牧师家后这些孩子的变化真让人惊讶啊。人们都快忘了他们曾是多么淘气顽皮的家伙。亲爱的安妮，你还记得他们过去调皮的样子吗？真没想到，罗斯玛丽能和他们相处得这么融洽。她更像是孩子们的朋友，而不是继母。孩子们都很爱她，尤娜更是崇拜她。至于那个小布鲁斯，尤娜像一个小奴仆似的悉心照顾他。当然，他也很招人爱。但是你见过一个跟自己姨妈长得如此相像的人吗？他跟他的艾伦姨妈长得实在是太像了，跟她一样黝黑，一样有个性。在他身上看不到一点罗斯玛丽的影子。诺曼·道格拉斯常大声信誓旦旦地说，本来应该把布鲁斯送给他和艾伦，结果却一不小心把他送到了牧师家。”

“布鲁斯很崇拜杰姆，”布里兹太太说，“他到这来时，就像一条忠诚的小狗一样紧跟在杰姆左右，抬起他那两道浓黑的眉毛，仰望着他。我相信，为了杰姆他愿意做任何事。”

“杰姆和菲斯能成为一对吗？”

布里兹太太笑起来。众所周知，科尼莉娅小姐曾经对男人深恶痛绝，可是到了晚年却养成了好点鸳鸯谱的习惯。